

乡野新姿

我在下乡的临德营村遇到一位中年妇女。她中等身材,肤色紫红、手脚麻利,满是汗水的脸上,散布着细密的皱纹和隐约的雀斑。那是岁月的印迹,也是一个女人成熟的标记。浅浅地叹息之后,她对我说:“还是政策好,如今过上了睡在梦中都会笑醒的好日子。”阳光下的笑声,清脆且爽朗。她是春生的媳妇,名叫串串,整日只知道操持土地。春生是我的童年伙伴,也是我服务的新型农人。

晋南的村名多带有营、堡、庄几个字,由来大都与军队有关。春生所生长的临德营村就像一艘小船,载着一船村民,在暗暗涸涸。或者说小村就像一棵大树,同一去年更新,枝干依然苍老。而春生和他的家族,就是一片片叶子,在默默地摇曳着自己的春秋,他祖上和父母都是农民,目不识丁。他有两个姐姐,只有他读过高中,学历最高。

春生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,高中毕业后,回村务农。他虎头虎脑,浓眉大眼,身上既有年轻人的蓬勃朝气,又有难得的持诚稳重。他贪活,不知道疲倦,人称“四响”;又是一个孝子,父亲爱喝酒,他没几天便拎着一瓶酒给父亲,以报答养育恩情。后院子里是猪崽、鸡儿的世界,还有牛吃草的声音,管理这些家畜和家禽,对春生来说,活儿已经不轻了。但他不把这当作劳动,而把这当作享受,越干越滋润。猪、鸡和牛,加上孩子们的吵闹声,这是庄稼院里最令人陶醉的音乐。春生熟悉这音乐,迷恋这音乐,他脸上挂着灿烂的笑。

清晨,一缕缕炊烟升起来,与笼罩在村庄上空的薄雾融合在一起,须臾间消失不见。春生开三轮车,带着妻子迎着朝阳,一同上工。傍晚,串串驾车载着丈夫和夕阳结伴而归。小村的农家生活,充实得很。夫妻俩侍弄15亩地的庄稼就像养自家的孩子,怎么爱都爱不够!恨不得日夜守在那里,松土、除草、浇水、施肥……对于农人来说,春耕一分忙,秋后粮满仓。串串在女儿8岁后又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,一女一子,正是一个“好”字。

人生不是一条直线,旅途难免风雨交加。这不,年迈的父亲突然跌倒在地,昏迷不醒,春生和串串急得多方求医,两年里花光了积蓄,借遍了朋友,借远了亲戚,拉下了饥荒,终究还是没有挽留住老人的生命。他沉浸在怀念逝去父亲的悲痛中不能自拔,慢慢的,眼睛总是有一团东西在占着,眼珠浑浊,视力模糊。农村有许多眼睛出事的人,走不到人前面,影响一辈子的生活,更不用说还想奔大前程了。媳妇恹恹地四处打听偏方医治,效果还是不好。

那年农商行开发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,我把好消息告诉春生,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,夫妻两人的眼泪就出来了。串串拉着他到银行办了手续,怀揣15000元借款,离开土地,挤上火车去北京治病。串串租了个小房,每天做饭送到医院,并用亲手做的饺子、扯面酬谢医生、护士、临床的病人家属,晋南饭菜的香味溢满了医院的走廊和病房。那天,串串看着他的眼睛哭了,哭得呜呜的。他慌了:“咋了,还没好?”媳妇的哭泣声让他弄混了,他清楚地听到医生说:“好了,完全好了,一点渣渣都没有留下。”从此,在好心医生的建议下,他开始了在北京送盒饭的工作,几年里虽然还完了借款,但生意越来越难做了,刨去开销,兜里还是没有几个钱,感觉自己就是土里刨食的命。他听说村里在发展产业,和串串一商量,就回来了。

村里的农户在政府和银行的扶持下,发展大棚种植,村里建起了大棚,可都怕赔钱,没人敢承包。我作为银行的驻村工作人员,实地走访村民对大棚蔬菜、小麦和玉米种植管理的资金需求,实施惠农政策,量身定制“富农贷”专项产品,开辟“绿色通道”,实行快速审批,让农人的生产经验与银行的金融支持充分融合,实现“1+1>2”的多赢效益。

春生脑子转弯快,吃透政策,一气包了两个大棚,他还给在外打工的伙伴们打电话,动员他们回来和他一起种植大棚蔬菜。还真被他说了三个,根娃、收麦、满囤回来了。年轻人脑子好使,不懂得技术一学就会,他们会了再教给其他人。等卖了蔬菜,一算,那一年他纯挣了6万元,其他三个人也都挣了钱。

这下可好了,第三年大家都争着抢着要承包大棚,春生主动让出自己一个大棚让别人来种。他媳妇埋怨他,我你就是个实验品,傻不唧唧的。他憨笑道:“谁让咱年轻呢,又是党员啊。”



■张继龙

收成

随着经济宽裕,春生媳妇的梦想又起飞了。女儿上初中了,儿子也上了小学,难道让孩子们沿袭自己的老路走?她想起了当年与丈夫一起打工的情景。她计划到县城做蔬菜批发生意,让孩子进城上学。进城生活,需要老人跟随,可是,串串的老人不支持,他们不习惯陌生的环境。夫妻俩只好放弃梦想,老老实实地改种大棚葡萄。一个冬天,春生的葡萄成排成列地在那片叫三号坟地里面睡觉。人在土地上做梦,葡萄在土地下做梦,葡萄的梦唤醒了人的梦。一株株葡萄,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,年年朽而年年芳华重现,获得新生。葡萄成熟的季节,却遇到了流言蜚语,什么“葡萄都是化肥、农药泡出来的”等等,行情一跌再跌,掀起“砍树潮”,农人的口袋又瘪了。春生抚摸着自己的葡萄藤,舍不得当柴烧,牛筋子似的整天在网上寻找葡萄种植、管理的新路子。有一天他看到一篇关于种地没有农药残留的文章,感觉有了希望。他北上清徐、南下云南葡萄种植基地,上门求教有机肥培育、生态种植技术,还和一个彝族农人结成了“兄弟”。过年回家,串串看着口袋空空、黑不溜秋的男人,心疼得直掉眼泪。他安慰媳妇说,我脑子满是新道道,你就等着我成功的消息吧!

早春的天气,寒气压顶,春生在他的大棚里起

垄、丢肥、起苗,葡萄藤像大地的被卷一点点延伸,他要在黄莲蓬的土地种出绿来、种出果来。春生网络意识很强,他把每天在葡萄地里做的活计拍下来,再做一个简单的文字介绍,用自己设计的标语“和你共享一串葡萄”,然后向网上发出;也会把一串串葡萄的生长情况,及时做一段视频,让大家看。其情其景,也因此诱惑了源源不断的客人远程定制做过标签的葡萄。他视频里甚至有一万多粉丝,还有许多下了订单的客户。有个俄罗斯女孩和众多粉丝一样,几乎每天都关注春生大叔的大棚葡萄种植,陪伴他上配制的土肥、掐尖打顶、定枝、套纸袋、浇水、锄草,一切都是亲力亲为。勤劳的汗水湿透了大叔的衣服,俄罗斯女孩满是心疼的话语。葡萄的颜色一天天在变,春生在视频里说葡萄的话语也在变,让人分明看到葡萄丰收的场景,闻到葡萄变身美味的香甜。

盛夏八月,阳光炽热,大门口的石头都被晒得发烫,我和春生向葡萄园走去。行走在熟悉而温馨的故乡,感受着新奇和热闹,水的灵秀,花的娇艳,一只只扑棱着翅膀的美丽鸟雀,我的心里被一种美好的东西鼓动着。远处是沉静苍茫的中条山,眼前是成片成片一眼望不到头的葡萄园,沿地头望去,一排排整齐的葡萄架俨然一面面绿色的墙,那沉甸甸的紫色葡萄,每一嘟噜都泛着晶莹剔透的光芒,仿佛谁画上去一般,看上去像一幅恬淡诗意的水墨画。我俩在葡萄园里聊童年的时光,聊我们当下的日子,聊他的葡萄。风从田野吹来,在春生身边游来荡去,抚摸着春生那张咧满风霜的脸。他说农民种下土地就是盼个好收成,有收成才有幸福啊!人和葡萄一样,从种子到结果就是一场修行。是啊,只有在耐心成长中做足功夫,才能在日后呈现醉人的香气。他上大学的女儿每次回来看到父亲在葡萄园里劳作,总感觉那身影里凝聚着一辈农人对土地和葡萄深深的情感。

“霜降见霜,米谷满仓”,湊澈白霜奏响秋之终章和冬之序曲。葡萄开园啦,夫妻两个整天采摘客人远程定制标签的葡萄,按时发出去。当那个俄罗斯女孩收到邮包,通过视频点赞,春生也受到了鼓舞,恍惚中自己就是一串最大的克伦生,一挂功成名就的葡萄。

星期天在城里读书的儿子回来了,小伙伴三五成群顺着这条通往庄稼地的必经之路,一蹦一跳地寻找父辈的收成,好奇地东瞅瞅、西望望,偶尔摘一朵野花,或者抓一把泥土。若是年轻的父母在场,大概会撇撇嘴,老一辈人却从不阻拦,在这方面,他们对于孩子们无限“纵容”。在土地里打个滚儿也没关系,“泥娃子”们一个个皮实得很,不容易生病,新鲜的泥土气息和庄稼蓬勃的味道,就这样一代一代刻进人们的血脉中。爱凑热闹的大黄狗断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,在人群中钻来钻去,来回奔跑,却总是先一步到田野。老家村外的庄稼路像一条纽带,连接起了房屋和田地,也连接起了人们的幸福和希望。看着孩子们采摘一串葡萄放入嘴里咀嚼,唇齿间溢满酸酸甜甜。春生看着眼前的情景,充满深情地对媳妇说:孩子、庄稼都是咱们的收成。

灯下漫笔

“未觉池塘春草梦,阶前梧叶已秋声。”光阴流转间,年近花甲的我,在“景云初中”这所冠以“国保”级文物之名的农村学校,度过了16个春秋。

学校地处晋南中条山下、涑水河畔,故绛、闻喜两县交界处。校园内,一座巍然耸立的千年古建筑——景云宫玉皇殿,静静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。宫殿始建于唐贞观八年,原是一座规模宏大、建筑林立的道教场所。据《绛县志》记载,景云宫“自南向北原建有山门、戏台、献台、三清殿、玉皇殿、四师殿、道院、廊庑等,现仅存玉皇殿一座”。走过唐风宋雨,见证元灭明兴,至清乾隆时,此地已形成殿宇嵯峨、香火不断的平川道教宫观,成为遐迩闻名的传统布道中心。

景云,意为祥瑞之云。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里有“虎啸而谷风生,龙举而景云属”的哲言佳句。李唐王朝尊崇道教,源于高祖李渊早年为取得御极天下的资格,曾追认同姓圣贤、神明的老子为李家先祖,视道教为国教,并诏告天下“道大佛小,先老后释”,由是全国各地次第修建了不计其数的道观、寺庙,以致刚正自负的杜牧赋诗慨叹,“南朝四百八



家山春曲(中国画)
王三和 作

人生况味

表兄长得一表人才,国字脸庞,浓眉大眼,很像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里的李向阳。我只知道表兄的名字,还是听父亲叫他时我记住的。他姓什么?不知道,可能姓冯,因为他那个村子大都是冯姓。

表兄有一门手艺——画画。如何界定表兄的画画水平呢?画家他似乎还称不上,但他也不是民间的画匠。民间的画匠主要画一些炕围子,或者给出嫁的女儿陪嫁的箱柜上画一些牡丹花卉,色彩都很艳丽,显得喜庆。这些画匠,也给人油漆彩绘棺材。表兄从来不做这些营生,他画风景人物及动物,也画人物肖像。我把他定义为画师应该是恰当的。

表兄有着这种手艺,在当时是属于不正业。小时候去高村逛庙会,经常看到表兄在街边摆摊卖字画。他拿一支板笔蘸着五彩颜料,在纸上三扭两拐,一幅漂亮的字画就完成了。字是可爱的小鸟,是字,也是画,引起围观的人群阵阵喝彩。但买的人并不多,人们只是看个稀罕。

景云未了情

■牛智贤

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依山傍水的景云宫即诞生在政治清明的大唐贞观年间。“凤鸣朝阳,龙翔景云。”唐睿宗甚至将自己的年号定为“景云”。其间,由睿宗皇帝亲自撰书、能工巧匠精心铸造的一口青铜大钟,价值独特、音质优美,穿越千年至今仍声震华夏,那便是每年除夕夜央视“春晚”播放并传之四海的“景云钟声”。甲辰暑期,笔者太原度假,有天逛街遇雨,迈进一家城市书房暂避,随手翻阅郁达夫作品,读到《回忆鲁迅》,见文中三次提到鲁迅晚年在上海的寓所——“景云里”,顿时,竟有些莫名惊喜,亲切有加。

最初知道景云宫(因地处灌底村,当地人称之为“灌底庵”),源于发小晓文那位终生未嫁的老姑母。我记事时,老太太已垂垂老矣,终日闭门独居,吃斋打坐,直至寿终正寝。听人说,老道姑早年在灌底庵修行,新社会后返回了原籍。我因此对古老而神秘的景云宫充满好奇。遥想当年,一位来自凤凰源的妙龄少女不知何故,看破红尘,舍弃人情俗礼,孑然决然来至几十里外中条山腹地、涑水河边的深宫大院,青丝高束,道袍加身。老树枯井,见其打恭修行;冷殿



长夜,伴以青灯孤影……此种心境,该是怎样的空灵、超然。

萧瑟秋风今又是,换了人间。20世纪50年代,人民群众利用景云宫建筑群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优势,办起一所传统农耕社会独具特色的乡村学校——灌底庵初中。80年代中期,学校正式更名为景云初中。七十载峥嵘岁月,七十载辉煌业绩。学校在“扫盲”“普九”等不同阶段,均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,先后为国家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建设人才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一个艳阳朗照的夏日,根据县教研室安排,我从凤凰源上的乡中学奔赴20华里外的景云初中,担负彼时学生升级考试保密工作。平生首次与千年古建零距离接触,内心自是虔诚而欣喜。厚重的山墙、古朴的门窗、气势恢宏的飞檐斗拱,更有那一人屈臂环抱不得的自然弯材做成的众多梁枋、金柱,随弯就势,巧夺天工,令人叹为观止。

机缘巧合。2008年秋,我有幸被调往这里任教。此时,校院中央的景云宫玉皇殿已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如同古代寒窗苦读考取功名的

挚爱亲情

陪老爸住院

■乔靖鸿

正月二十下午两点左右,老家的弟弟打来电话,说老爸这几天哮喘得厉害,在乡镇卫生院输了几天液也不见好,在他和妹妹“强烈”要求下,才同意到城里医院去看看。

我带着老爸老妈来到市中心城区一家医院。大夫说,看情况,老爷子不仅喘气喘得厉害,连眼睛都是红的,怕是肺上有问题,还有流感的症状,还是住院检查一下好。一听要住院,老爸老妈急了:不用住院,开点药就行,都输好几天液了,可能就是加上感冒,才有些难受,开点药喝喝就行……

到医院就听大夫的,住院吧。看我和弟弟一再坚持,老爸只好同意住院检查一下。一圈检查下来,慢阻肺、高血压、心衰、心律不齐,加上新感染的甲流……听说一下得了这么多病,老爸老妈也傻了,有的病,以前听都没听过。

当天晚上,医生护士一阵忙乎,上监护,吸氧、雾化,扎针、输液、临床彩超……一直忙到深夜,老爸感觉好多受了。

接下来,每天输液3瓶到4瓶,早晚吃药,加上医生每天查房、会诊,四五天下来,老爸的病情很快减轻,老妈便每天催我和弟弟妹妹赶紧去忙,该上班上班,有事就去做事。

吃饭在医院的餐厅。每次去买饭,老爸老妈轮番叮咛,买两个包子,一人一个,啥馅都行。要不,两个人分一个饼子就够了,再打一碗米汤或是面汤,这饭店的菜都太油了,不要不要。

第四天中午,听我说老爸老妈爱吃包子,老婆便在家里蒸了包子送过来,又熬了点烩菜和米汤。老爸说不敢多吃,吃了两个,老妈吃了三个,还直夸儿媳蒸的包子就是好吃。我心说,大概还有自家蒸的包子不用花钱的原因在吧。

一天夜里,搀着老爸去卫生间,看着他佝偻的身躯、蹒跚的脚步,我不禁一遍又一遍问自己:这还是那个走路咚咚作响、说话高门大嗓、脾气点火就炸的老爸吗?这还是那个肩膀上扛着我去看戏、去赶集,两个小时也不弯一下腰的老爸吗?这还是那个12岁失去母亲,小小年纪犁耙糖样精通,13岁就拿全工分,干活做事从不服人的老爸吗?

去,也与外界无法联系。有一个人要出去了,表兄偷偷写了一封信,央求他无论如何帮他把信寄出去。这人出来,把信寄了。

信是寄给我哥哥的。哥哥那时在晋南地委保卫组,收到信,哥哥赶往运城,把表兄解救出来。

表兄来我家,坐在炕上给父亲说:“舅舅,在里面可把我受扎啦!吃不吃饭,还要拉着平车干活,你外甥哪里遭过这罪!”父亲说:“看你还敢瞪眼睛不?”表兄连连摆手:“不敢啦,再也不敢啦!”

表兄画画,挣钱不少,他的钱大都花在了娶媳妇上了。

表兄在外闯荡,练得好口才,能说会道,人又长得帅,还有手艺,找媳妇不难。他让媳妇娶回家,往家里一扔,便不管不顾了,一年难得见几面。这有男人和没有男人一样,时间长了,哪个女人受得了?回娘家,离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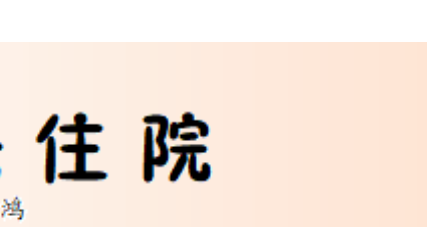
表兄又找了个媳妇,聘礼下了,娶亲的日子也定了。到了过门那天,

学子,久在深山人未识的古宫老殿仿佛一夜之间便成名了。

翌年金秋时节,国家拨专款,对景云宫玉皇殿、古碑进行重点修缮、保护。不久,轰轰烈烈的全省“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”启动,地处偏远的景云初中五六十间简陋校舍相继拆除,取而代之以防震性能上乘、设施功能齐全的现代化教学楼、办公楼、公寓楼等。巍峨、壮观的古老殿宇与新潮、大气的现代建筑交相辉映,历史与现实和谐统一。依托千年文物积淀的传统文化,乘着改革开放持续深入的东风,学校历届领导和老师秉持“教好一个学生,幸福一个家庭;办好一所学校,造福一方百姓”的理念,埋头实干,勇毅前行,走出一条新时代乡村教育新路子。由本校资深语文教师田承露编写的校本教材《食水稻粱》荣获省级二等奖;运城新闻网曾报道,景云师生以清明节烈士陵园扫墓、重阳节敬老院里开课堂为载体,广泛开展爱国主义、德孝文化和理想前途教育。学校是运城市首批“二十佳乡村初中”之一。

慎终如始,遂成正事。笔者继在家乡执教18年,又投身景云初中耕耘16个春秋,默默奉献,心无旁骛。工作之余,多少个晨昏闲眠,我独坐寒窗,耐得寂寞,沐浴国保文物的智慧灵光,先后刊发文学作品、教育随笔共50多万字。

悠悠景云情,不懈追求梦。在传统文化和自然遗产焕发新活力、绽放新光彩的新时代,我将更加珍视并用好祖先留下的宝贵资源,勤奋育人,多出成绩,无负时代,无负人民。



我知道,岁月的磨砺、生活的艰辛、老爸曾经的青春芳华,已化作额头一道道深深的皱纹、一缕缕霜染的白发,已化作眼花、耳背,还有不得不向生活和儿女妥协的无奈……

住院到第七天头上,老爸老妈再也待不住了。面对前来查房的医生,老两口直接“开呛”：“都输液这么多天了,感觉都好了,啥时候能出院?”“不行,指标还没下来呢,还得输上几天。”科主任、主治大夫毫不妥协。“都七八天了还要输?要不,您给开点药,我们带回去喝也行。”看大夫不肯松口,老两口退而求其次。

“不行不行,”大夫也急了,一把将我拉了过来:“你看,老爷子嘴里这些白白的白点点,这是真菌感染,口腔里感染还好些,要是感染到肺部就麻烦了,必须尽快把感染消除。”

看这情形,一直“观战”的我和弟妹直接表态:既然都来了,就好好检查,好好治疗。咱急着回去,过几天再犯了,不是更严重了?你们不想多花钱,到时候还得花更多的钱……

那好吧,就再输上几天吧。老爸老妈终于没辙了。

第十天的早上,查房时,主治大夫详细查看了老爸的症状,又问了问吃喝拉撒的情况,难得地露出了笑容:今天好多了,一会抽血化验一下,情况好的话,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

老爸老妈一听高兴坏了,当天液体一输完,老妈就开始收拾东西。当天晚上,老两口谈东说西,几乎一夜未眠。

次日一大早,尽管外边下着雨,还飘着雪花,天气冷得厉害,等医生交代完注意事项,拿好护士送来的药,老两口早早就下了楼。等我走完医保报销程序,结完了账,老两口拒绝了跟我一块回家的请求,顶风冒雪,急急回乡下老家去了。

陪着老爸老妈住院11天,我想了很多。辛苦了一辈子,劳累了一辈子,也节俭了一辈子,纵然患病躺在了医院,他们还是想着尽量少给儿女添麻烦,想着能省一点是一点。可是,老爸老妈,你们啥时候也能替自己想想啊?

女方左等右等,不见男方来迎亲。到了下午,女方慌了,派人去男方探听。来人找到表兄家,院里静悄悄的,只有表姑一人在家。来人挺奇怪,问表姑:“你家怎么悄悄的?”表姑说:“我家老是这样啊。”来人说:“今天不该呀!”表姑问:“今天咋啦?”来人说:“今天是你儿娶媳妇的日子呀!”表姑说:“我没听我儿说过啊。”表姑赶忙央人去找,也不知在哪里找到了表兄,问他咋回事,表兄一拍脑袋:“忘啦,忘啦,忘得光光啦!”

来人气呼呼地走了。亲事黄了。表兄最后娶的这个表嫂,据说很能干,也能把表兄约束住。表兄的家族终于像个人家的样子了,表姑也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,安然辞世。没有几年,表嫂也过世了。

表兄有几个儿子,是表嫂带过来的。表兄视如己出,疼爱有加。儿子也争气,考上了大学。表兄要去看望儿子,他给家里的大黄牛,抱了一捆草,放在牛的左边;又端来一盆水,放在牛的右边。表兄拍拍大黄牛的脑门说:“饿了你就吃,渴了你就喝。”

来到儿子学校,他进不去,让门房把孩子找来。儿子看见他戴一顶破草帽,背个馍布袋,蹲在墙角。儿子一脸惊喜:“爸,你怎么来的?”表兄缓缓起身看着儿子说:“好,知道我是你爸就行。”

说完,扭身走了。